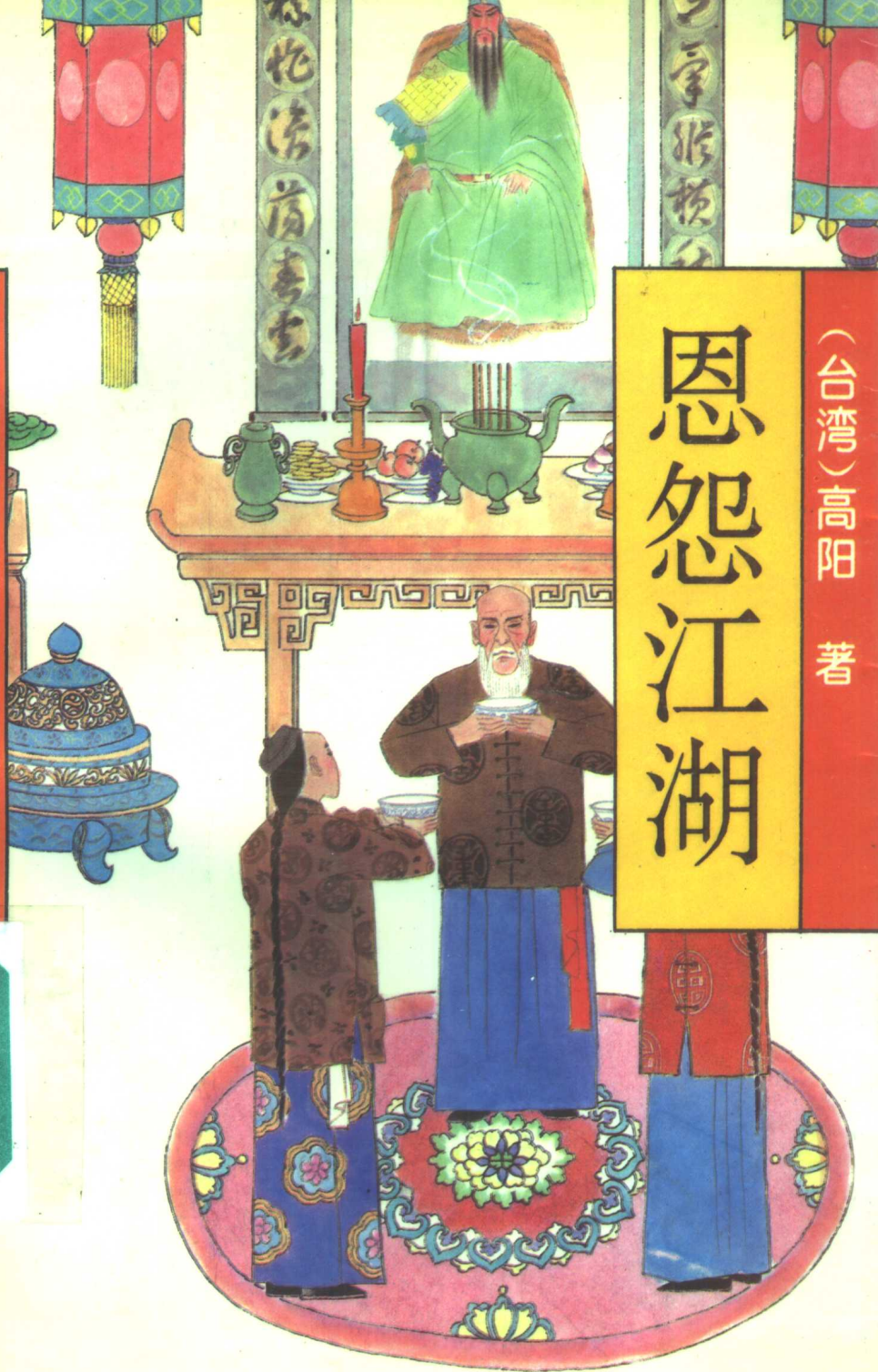


(台湾)高阳 著

# 恩怨江湖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# 恩 怨 江 湖

高阳作品系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4年·沈阳

辽新登字 3 号

恩怨江湖

Enyuan jiang hu

〔台湾〕高阳 著

---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110,000 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7

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000

---

责任编辑：王 强

封面绘画：王 岚

封面设计：冯少玲

责任校对：何 力

---

ISBN 7-5313-1325-1/1·1176

---

定价：5.60 元

# 目 次

---

|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  | 钦赐“盘龙棍” ..... | 1   |
| 2  | 徒弟与师娘 .....   | 25  |
| 3  | 开香堂 .....     | 48  |
| 4  | 池大老爷 .....    | 61  |
| 5  | 人小鬼大 .....    | 102 |
| 6  | 变起不测 .....    | 144 |
| 7  | 科场奇闻 .....    | 153 |
| 8  | 家法处死 .....    | 177 |
| 9  | 三雄聚会 .....    | 183 |
| 10 | 义结同心 .....    | 213 |

1

## 钦赐“盘龙棍”

同治二年冬天，谁都看得出来，太平军已成强弩之末。东南半壁的军务，在节制五省将帅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主持之下，李鸿章“用沪平吴”，以上海为基地，光复了苏州、无锡，向常州进兵；左宗棠经营浙江，自浙西节节往前推进，已经迫近杭州；曾国藩的胞弟，湘军称之为“九帅”的曾国荃，全力进攻金陵，对太平天国的“天京”，已完成了大包围的部署。“天王”洪秀全众叛亲离，困处愁城，除了不时喃喃自语：“铁桶江山，你们不扶，自有人扶”以外，束手无策，自己都不知道毕命于何时？

其时的上海，由于有英法等国的租界，可资庇护，所以成为江浙富室的“世外桃源”；其中有个富商名叫

朱大器，杭州人，全家陷在家乡，思亲不止，特意托一个亲戚，悄悄到仍在长毛占领下的杭州去接眷，倘或不能举家脱难，至少要将老母接到上海。此外还有一个重大使命，是收服一个姓张的歪秀才，相机作官军的内应，收复杭州。

原来自洪杨起事，咸丰二年四月攻占湖南道州以后，如火燎原，不到一年工夫，席卷东南，竟在江宁“建都”。朝廷因为库藏空虚，军费支绌；而更可忧的是，所谓“八旗劲旅”这块金字招牌，在鸦片战争中，为英国人砸得粉碎，要将无将，要兵无兵，不得不多方鼓舞，各地士绅办团练、输粮饷，保家保国。为咸丰皇帝重用的权臣肃顺，与才气卓越的恭亲王，虽为政敌，但都主重用汉人，所以三教九流，经由“军功”这条途径而致身仕宦的，不知凡几。朱大器便是其中之一，亦商亦官，以捐班候补道的资格，参与规复浙江的大计。

朱大器委托的这个亲戚，名叫刘三才，外号“刘不才”，但“败子回头金不换”，历练出一双“光棍眼”，一张随机应变的利口；一身吃喝玩乐，无所不精的“门槛”，用在正途上，可说无往不利。朱大器颇能识人，更能用人，所以尽管有人相劝：“刘不才吊儿郎当，怎么能办大事？”而他仍旧毅然托以重任。

到了杭州，刘不才包了一个土娼阿招；因为非如

此，不能打进张秀才的那个圈子。

这张秀才本来是个惯于兴风作浪，包揽是非的土豪劣绅；不过他的秀才，早就为已经殉难的浙江巡抚王有龄，在当杭州知府的时候革掉了。张秀才与各衙门的差役都有勾结——杭州各衙门的差役，有一项陋规收入，凡是有人开设商铺，照例要向该管地方衙门的差役缴纳规费，看店铺大小，定数目高下，缴清规费，方得开张，其名叫做“吃盐水”。王有龄锐于任事，贴出告示，永远禁止；钱塘、仁和两县的差役，心存顾忌，一时敛迹；巡抚、藩司两衙门，自觉靠山很硬，不买知府的帐，照收不误，不过自己不便出面，指使张秀才去“吃盐水”，讲明三七分帐。王有龄得报大怒，行文学官，革了他的秀才。及至杭州沦陷，张秀才向长毛自荐，设立“中城善后局”，以维持地方秩序为名，为长毛派捐征税，一半归长毛，一半落腰包。那“中城善后局”，是地痞流氓日常聚会之处，有烟有赌还有娼；刘不才到那里去过几次，冷眼旁观，用心探听，到底看出苗头来了：可以从张秀才的儿子小张身上下手。

张秀才什么都不怕，除了官就怕他的儿子。小张是个纨绔、嫖赌吃着，一应俱全，张秀才弄来的几个造孽钱，都供养了宝贝儿子。好比“擒贼擒王”，收服了小张，自然就能收服张秀才。这是一把“如意算盘”，事实上不容易，因为张秀才与朱大器结过怨，而

且结得很深。

不过，收服小张并不难。刘不才在“嫖赌吃着”四个字上，资格比小张深得多；谋定后动，在一场对决的赌局上，刘不才耍得非常漂亮，小张心服口服，臭味相投，结成知交。当然，小张会带他去见张秀才；刘不才执后辈之礼，十分周到，给了张秀才一个极好的印象。

有了这个基础，刘不才可以动脑筋来为朱大器接眷了。

谈到这件事，小张自然义不容辞。不过杭州到上海，只有走水路；陆路上处处哨卡，不容易过关。

“这要找人。找到这个人，一定有办法；找不到这个人，”小张皱一皱眉说：“比较麻烦了。”

“找哪个？”这时刘不才倒有些沉不住气了，“你说出来，我替你参赞、参赞。”

“这个人——”小张忽然问道：“老刘，清帮的情形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刘不才又笑了，“照这样看，有点上路了。”他说。

“怎么？你是‘门槛’里的？”

“老弟台，听你问的话，就晓得你跟我一样是‘空子’。如果真的在门槛里，就不会这样子问了。”

“对的。不过我虽是空子，安清的朋友很多；他们

也不大瞒我。”小张又问：“你刚才说有点上路了，莫非你也有这方面的好朋友？”

“也可以说有。其实是朱大器的好朋友，松江漕帮的老大。”

“这个人我也听说过。漕船一共一百二十八帮半；松江九帮，也算大的了。”小张点点头，“照这样说，真是有点上路了。明天我想带你去看个朋友；这个朋友认识很久了，最近我帮过他一个大忙，交情突然之间厚了起来。再提到松江老大，看在安清义气的分上，一定肯帮忙。”

这不用说，他那个朋友也是漕帮中人；便即问道：“他是不是那一帮的当家？”

“对！‘嘉白帮’的当家；名叫孙祥太。”

“喔！”刘不才不由得肃然起敬；他因为接近松江老大的缘故，漕帮中的情形也颇了解；浙江一共二十一帮，而“嘉白”是“总帮”，承运嘉属七县的“白粮”，有他帮忙，从杭州到上海，一路可以保险。过了嘉兴，接下来就是松江老大的码头，更可放心。

“不过，他既是嘉白帮，怎么人在杭州呢？”

“他是来‘参家庙’的，大概还没有走。就住在家庙里面；明天我们到拱宸桥去看他。”

“好极了！”刘不才很高兴地说，“我一直听说安清的家庙，没有去过；明天倒要见识一番。”

小张摇摇头：“人家帮里的家庙，门槛外头的人，不能进去的。”

“这又不是‘开香堂’，外人不好参与。”刘不才不以为然，举例为证：“不是说乾隆皇帝南巡到杭州，微服私访，到他们家庙，还有‘粮帮公所’去过吗？”

“粮帮公所设在大王庙，人人可以去。每年春秋两季唱戏酬谢‘金龙四大王’保佑，海晏河清；还热闹得很呢！外头人确是不能去的。”

“这样说起来，乾隆皇帝微服私行到安清家庙是瞎说？”

“不是瞎说。乾隆皇帝孝过祖的。”

“孝祖”是帮里的话，替祖师爷磕过头；换句话说，就是拜师，称为“孝祖”。以皇帝之尊，竟有此举，真个匪夷所思！刘不才不能相信。但谈得投机，就当“听大书”那样，不妨“姑妄听之”；因而往下追问究竟。

小张虽是“空子”，对安清的了解却比刘不才所知道的来得多——相传安清帮是由翁、钱、潘三祖所兴起：三祖在帮中是有字派的第四代。其时正当康熙末年，整顿河工，大兴水利，成效著着，漕运旺盛之时。翁、钱、潘三祖，奉第三代罗祖之命，组织运河各码头漕船的舵工、水手，名为协助漕运，暗中却存有反清复明的大志。

其时的漕运总督叫张大有，正因为漕船中人，品类不齐，争权夺利，好勇斗狠，常常闹事；甚至为了争过闸、争河道，抛弃漕船，上岸械斗。使得张大有深为头痛，有此三人——翁岩、钱坚、潘清；“法名”称为翁德惠、钱德正、潘德林来带领约束，自然求之不得，因而赋予好些特权。

开香堂收徒弟，也是特权之一，因为非此不足以建立伦理关系，执行“家法”。相传翁祖收徒弟八人；钱祖收徒弟二十八人；潘祖收徒弟三十六人，合八仙、二十八宿、三十六天罡之数，总计七十二人，成为七十二地煞。这三帮的徒弟，犹似大族的叔伯弟兄，帮中称为大房、二房、三房。

三祖师分帮承运，八省调兑，自称为“粮米帮”，又名“漕帮”，外人则称之“青帮”或“清帮”。帮中立下二十四个字派：“清净道德、文成佛法、能仁智慧、本来自性、圆明行理、大通无学”，三房弟子，均依家谱字派起名。同时在杭州拱宸桥，运河起点建立家庙及粮帮公所，订立十大帮规、香堂仪式、孝祖规则、五戒十条、家法礼节。缺席大备，势力日增。

但不知如何，亦可能是三房势力太大，兼以潘祖是杭州人的缘故；翁、钱二祖忽萌去志，要作塞外之游。潘祖苦留不获，只得含泪送别；从此由潘祖一个人“领帮行运”，而帮中亦就全是“三房”里的天下了。

过了两年，潘祖见两位师兄云游未归，思念不已，亲自到口外寻访，毫无下落。于是转道五台山去参陆祖——五台山分东西南北中五台；北台华严寺以北三里，有座紫霞洞，为安清除家庙以外的另一处“圣地”，因为相传帮中金、罗、陆三祖，都在此处修道。

到了紫霞洞拜见师父，叩询两位师兄的下落，罗祖开示：他们俩已有极好的结局，无庸寻访。同时赐潘祖“天书”两部，一部叫“定国天书”、一部叫“石匣天书”；以后连同历代祖师遗像、家谱，以及各种经典，一起秘藏在家庙第五进的藏经楼上。

当时潘祖已知翁、钱已经下世，肉身未能觅得，只好回到杭州，在拱宸桥粮帮公所附近，觅地建立两座衣冠冢，岁时祭扫，略申心意。当然，由此开始潘祖受三房弟子的公请，统带全帮；正式“定于一”了。

这样到了雍正十三年六月初六，潘祖的粮船经过黄河枫林闸下，忽起飓风，一时天昏地暗，波涛壁立，大小船只翻覆沉没的，不知凡几，号啕呼救，惨不忍闻；潘祖坐的虽是一只满载可装漕米一千二百石的“太平舟”，中间大桅，竟亦折断。潘祖见此光景，想起遭此大创，将来追究责任，赔粮赔船，是个不了之局；忧急攻心，立即口吐狂血，一恸而绝。

等到风浪稍定，收拾残局，查点粮船，损失三分之一；粮帮弟子死了一百多。粮帮经此巨变，不能不

商议善后；首先就要重新推举一位帮主。于是召集各帮当家会议，公推王伊统领全帮事务。

王伊在帮中称为“王隆祖”，字德降，又号降祥；是潘祖“开法领众”的大徒弟。“开法领众”俗称“开山门”，开山门徒弟与关山门徒弟一头一尾，向来在“同参弟兄”中具有极优越的地位；这个传统也可以说，就是王降祖造成的。因为与潘祖同乡的王降祖，秉性谦和，诚敬待人，而且才大如海；粮帮由他统带以后，在最小的师弟，也就是潘祖的关山门徒弟，帮中称为“萧隆祖”萧隆山协助之下，一切事务，越发井井有条，蒸蒸日上。

王降祖的徒弟，据说有九千七百八十四人。开山门的也就是萧降祖的长子萧少山；在帮中属于第六代成字派，所以法号叫做成毅。

萧隆祖的开山门徒弟，却是王降祖的儿子，这也是古人易子而教的意思。王降祖这个儿子名叫王均，字子祥，法号成杰；他有个徒弟名叫陆隆，湖北武昌人，后来出家做和尚，当了灵隐寺的方丈，剃度的法名叫悟道；帮中的法名叫佛献。

悟道有个徒弟，也是和尚，法名有点像比丘尼叫做碧莲；帮中法名叫法敬，是镇江金山寺的当家。这个老和尚，据帮中相传，就是乾隆皇帝入帮“孝祖”的本师。

入帮投师，开大香堂的时候，要有所谓“三帮九代”；三帮是本师、传道师、引见师。

师父的师父称为师爷，师爷的师父称为师太，合称三代；本师、传道师、引见师各有三代，合之即为九代。乾隆皇帝的“三帮九代”，本师就是碧莲，师爷悟道，师太成杰。

相传乾隆皇帝入帮是在乾隆三十年第四次南巡的时候，“孝祖”的地点在镇江金山寺。随后到了杭州，曾微服私访拱宸桥的家庙及粮帮公所；那时还是王降祖统带全帮，曾蒙传谕嘉奖。又因帮中子弟太盛，难免滋事，特赐“盘龙棍”一条，作为帮中家法。

这些传说，年深日久，真相不明；说乾隆皇帝曾经入帮，当然是齐东野语。但盘龙棍却确有此物。

清帮的家法有二，一种名为“香板”，又名“黄板”，翁、钱、潘三祖所置。是块樟木板，尺寸都有讲究，长二尺四寸，按一年二十四节气；宽四寸，按一年四节；厚五分，按五方；板上一面写“护法”，一面写“违犯家规，打死不论”。这条香板，挂在家庙佛堂香案的右面。

左面就是“盘龙棍”，是一条按三十六天罡，十二地支之数，做成三尺六寸，厚一寸二分，上扁下圆的枣木棍。扁的那部分，上书盘龙一条，龙口内有“钦赐”两个金字；上面又有五个金字：“护法盘龙棍”。背

面写的是“违犯帮规，打死不论”；并且注明：“上谕。时在乾隆三十年季春”。

“钦赐”字样，不得捏造；同时凡非钦赐，亦不得用盘龙的花样，所以这条盘龙棍出于乾隆皇帝所赐，大致无疑。粮帮总当家能够统带分布八省的一百二十八帮半，一万只粮船，就全靠这条奉旨“打死不论”的盘龙棍。

棍上所写的“帮规”，就是“家法”，一共十条。在翁、钱、潘三祖同主帮务时，虽有家法板，并无成文的家法；这十条家法的订立，起于一个帮中称为“石小祖”的台湾人。

石小祖名叫石士宝，是三房潘安堂三十六大弟子之一。原籍台湾，不知以何因缘，随他父亲迁居杭州。性情刚猛，好打不平；也练得一身好拳脚，有个很响亮的外号，叫做“铁骨金刚”。

有一年石士宝打不平杀了人，逃到江苏六合县，落草为寇。盗首叫做“半截宝塔”王怀志，为官兵所捕，死在狱中。小喽罗公推石士宝为头，订下公道约法三条：不劫残废孤独、妇女孺子；不劫小本客商、僧道尼姑；不劫忠臣义士及善人。同时不准在周围十里以内做案，犯者杀无赦。当然也有劫富济贫的举动，因而当地百姓对他都有好感，称之为公道大王。

但是“公道大王”行为实在离谱，为了替王怀志

报仇，邀集大房翁佑堂的弟子朱筱全，二房钱保堂的弟了黄象，以及本房同参弟兄刘玉诚到山，起事造反，杀官劫狱，闯出一场大祸。

当时正是清朝武功全盛时期，所以像石士宝那样的造反，是一定造不出名堂来的。不过也惊动了两江总督衙门，调发大军围剿；“公道大王”难讨公道，溃退回山。

这座山据说叫做笆斗山，官兵并不因山深林密，放弃追剿；大军团团围住，一步一步往里逼，终于破了山寨。石士宝等四人下落不明，有的说死在乱军之中；有的说是突围逃往陕甘一带，不知所终。现在开香堂，门外左右设两炉香，右面一炉供“老官”，就是船上的舵工；行船安危，“老官”的关系极大，这一炉香，有崇功报德之意。另外一炉香，供的就是石、朱、黄、刘四人；帮中一辈，数典忘祖，只知道供的是“门外小爷”，不知有此渊源。

有人说“门外小爷”是潘祖的书僮，那是误会。潘祖的书僮，帮中称“姚小祖”，单名一个发字，也是杭州人；生来聪明伶俐，事主忠诚，潘祖爱之如子，因而也收为徒弟，法号文铨，在潘安堂三十六大弟子，称为“守座弟子”——此人在帮中有特权；潘祖曾将编余的粮船一百六十四只半，赏给姚发，随帮贩运香末杂货，自此留下半帮的名目。半帮船又名“随运尾帮”

船”，大多是粮帮中最“吃得开”的人假借势力，贩运京广杂货，北去运南货，“回空”运京货；绍兴酒在京里称为“南酒”，大部分就是半帮船运了去的。“小爷”为何在“门外”受香火？这就涉及清帮的家法了。当潘祖组织八省粮船之初；内求和衷共济，外以对抗旗人，全凭诚信二字，讲究用“孝顺父母、热心做事、尊敬长上、兄宽弟忍、夫妇和顺、和睦乡里、交友有信、正心修身、时行方便、济老怜贫”这“十要”来感化帮中弟兄；所以虽有家法，只存名目。但石士宝杀人犯法，不比帮内的纠纷，可以用言语来“摆平”；势必要牵涉到官府。

那时的浙江巡抚叫李卫，对于维持治安是一把好手，深得雍正的信任，特旨准他可以越境捕盗；因而可想而知，石士宝杀人一案，他本人虽已逃走，但必为帮中带来极大的麻烦。以后杀官造反，成为叛逆，连累帮中，更不待言——全帮一百二十八帮半，唯有“杭海一帮”失传，实际上成为一百二十七帮半；这失传的一帮，很可能就是石士宝“当家”的那一帮，被迫解散归并之故。

因此，潘祖订定家法十条，并以香板为刑杖，借以保障帮规。开香堂、请家法，“执刑”已毕，念的四句词是：“祖传帮规十大条，越理反教法不饶！今天香堂遭警戒，若再犯法上铁锚”。所谓“上铁锚”就是以